

毛詩傳箋通釋

毛詩傳箋通釋自序

昔周官六詩並敎比興賦義久不分迨漢世四家疊興齊魯韓說多早逸毛學顯自河間實詞微而旨遠鄭箋傳由棘下亦派異而源同余幼稟義方性耽著述愧羣經僅能涉獵喜葩詞別有會通五際潛研幾忘流麥一疑偶析如獲珠船然第藏諸篋笥未敢懸之國門迨年逾弱冠遊宦春明獲問奇於子雲快咨事於伯始轍有出門之合戈無入室之操志存譯聖冀兼綜乎諸家論戒鑿空希折衷於至當然始則兼攻沾括未獲專精繼復沉迷簿書無暇博覽四十以後乞身歸養旣絕意於仕途乃殫心於經術爰取少壯所采獲及於孔疏陸義

有未能洞澈於胸者重加研究以三家辨其異同以全
經明其義例以古音古義證其譌互以雙聲疊韻別其
通借意有省會復加點竄歷時十有六年成書三十二
卷將徧質之通人遂妄付諸剞劂初名毛詩翼注嗣改
傳箋通釋述鄭兼以述毛規孔有同規杜勿敢黨同伐
異勿敢務博矜奇實事求是祇期三復乎斯言窮愁著
書用誌一經之世守道光十有五年四月旣望桐城馬
瑞辰識

毛詩傳箋通釋目次

卷一 雜考各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卷三 召南

卷四 邶

卷五 鄘

卷六 衛

卷七 王

卷八 鄭

卷九 齊

卷十 魏

卷十一 唐

卷十二 秦

卷十三 陳

卷十四 鄒

卷十五 曹

卷十六 陶

卷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卷十八 嘉魚之什

卷十九 鴻雁之什

卷二十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一 谷風之什

卷二十二 甫田之什

卷二十三 魚藻之什

卷二十四 大雅文王之什

卷二十五 生民之什

卷二十六 自蕩至雲漢

卷二十七 自崧高至召騶

卷二十八 周頌清廟之什

卷二十九 臣工之什

卷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卷三十一 魯頌駉之什

卷三十二 商頌那之什

右所列目次首列雜考各說餘皆依毛詩次序惟
蕩之什卷帙較繁遂分爲二此亦猶邶鄘衛詩三
家舊皆合爲一卷獨毛詩析而爲三者徒以篇卷
較多非別有義意也

毛詩傳箋通釋例言

一詩自齊魯韓三家既亡說詩者以毛鄭爲最古據鄭志答張逸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畧則更表明是鄭君大指本以述毛其箋詩改讀非盡易傳而正義或誤以爲毛鄭異義又鄭君先从張恭祖受韓詩凡箋訓異毛者多本韓說其答張逸亦云如有不同卽下己意而正義又或誤合傳箋爲一

瑞辰

粗擘二學有確見其分合異致爲義疏所未剖析者各分疏之故以傳箋通釋爲名

一毛詩用古文其經字多段俗類皆本於雙聲疊韻而正義或有未達有可證之經傳者均各考其原

流不敢妄憑臆見

一三家詩與毛詩各有家法實爲異流同原凡三家遺說有可與傳箋互相證明者均各廣爲引證剖判是非以歸一致

一毛詩經字流傳不無焉魯有可卽傳箋注釋以辨經文譌誤者鄙見所及均各分條疏釋

一考證之學首在以經證經實事求是顧取證旣同其說遂有出門之合

瑞辰

昔治是經與郝蘭皋戶

部胡墨莊觀察有針芥之投說多不謀而合非彼此或有襲取也

一說經最戒雷同凡涉獵諸家有先我得者半皆隨

時刪削間有義歸一是而取證不同或引據未周而說可加證必先著其爲何家之說再以己說附之又有積疑既久偶得一說昭若發矇而其書或尙未廣布遂兼取而詳載之亦許叔重博采通人之意也

一是書先列毛鄭說於前而唐宋元明諸儒及國初以來各經師之說有較勝漢儒者亦皆采取以闢門戶之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

桐城馬瑞辰學

詩入樂說

詩三百篇未有不可入樂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律和聲歌聲律皆承詩遞言之毛詩序曰在心爲
志發言爲詩又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
永歌之此言詩所由作卽虞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
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詩播爲樂卽虞書
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若非詩皆入樂何以被之聲歌
且協諸音律乎周官大師教六詩而云以六德爲之本
以六律爲之音是六詩皆可調以六律已墨子公孟篇

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鄭風青衿
詩毛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其說正
本墨子是三百篇皆可誦歌弦舞已若非詩皆入樂則
何以六詩皆以六律爲音又何以同是三百篇而可誦
者卽可弦可歌可舞乎左傳吳季札請觀周樂使工爲
之歌周南召南並及於十二國若非入樂則十四國之
詩不得統之以周樂也史記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
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若非入樂則詩三百五篇不
得皆求合於韶武雅頌也六藝論云詩弦歌諷諭之聲
也鄭志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
之其無所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據此則鄭君亦謂詩

皆可入樂矣程大昌謂南雅頌爲樂詩自邶至豳皆不入樂爲徒詩其說非也或疑詩皆入樂則詩卽爲樂何以孔子有刪詩訂樂之殊不知詩者載其貞淫正變之詞樂者訂其清濁高下之節古詩入樂類皆有散聲疊字以協於音律卽後世漢魏詩入樂其字數亦與本詩不同則古詩之入樂未必卽今人誦讀之文一無增損蓋可知也古樂失傳故詩有可歌有不可歌大戴禮投壺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所謂可歌者謂其聲律猶存不可歌者僅存其詞而聲律已不傳也若但以其詞言之則三

百五篇俱在豈獨鹿鳴鵲巢諸篇爲可歌哉

魯詩無傳辨

漢書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顏師古以無傳爲不爲解說之傳其說誤也漢書楚元王傳言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太平御覽二百三十二卷引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爲魯詩何休公羊傳註班固白虎通義文選李善註皆引魯詩傳是魯詩有傳之證考史記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當讀無傳疑爲句下云疑者則闕弗傳乃釋上無傳疑三字也傳讀如傳授之傳非傳註

之傳漢書說本史記而誤脫一疑字顏師古遂讀無傳爲句而以無解說之傳釋之誤矣陸德明經典序錄言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無傳下亦少一疑字蓋承漢書儒林傳之誤史記索隱亦謂申公不作詩傳則誤以史記無傳疑疑字爲衍文耳

毛詩詁訓傳名義考

漢藝文志載詩凡六家有以故名者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是也有以傳名者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傳外傳是也惟毛詩兼名詁訓傳正義謂其依爾雅訓詁爲詩立傳又引一說謂其依故昔典訓而爲傳其說非

也漢儒說經莫不先通詁訓漢書揚雄傳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故通而已儒林傳言丁寬作易說二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而後漢書桓譚傳亦言譚徧通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則知詁訓與章句有辨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而不殺蔡邕所謂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劉勰所謂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也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奧義自闡班固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史漢儒林傳漢藝文志皆言魯申公爲詩訓故而漢書楚元王傳及魯國先賢

傳皆言申公始爲詩傳則知漢志所載魯故魯說者卽魯傳也何休公羊傳註亦言傳謂詁訓似故訓與傳初無甚異而漢志旣載齊后氏故孫氏故韓故又載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外傳則訓故與傳又自不同蓋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卽古訓蒸民詩古訓是式毛傳古故也鄭箋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又作詁訓說文詁訓故言也至於傳則釋名訓爲傳示之傳正義以爲傳通其義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古有倉頡訓故又有三倉訓詁此連言故訓也爾雅廣雅俱以釋詁

釋訓名篇張揖雜字曰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

有意義也詩正義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語通之使人知

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引爾雅序曰釋詁

通古今之字與古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

趙宦光曰通古今

曰釋詁以今合古曰釋言釋其所釋曰釋訓

此分言詁訓也蓋詁訓本爲故

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訓詁而單詞則爲詁重語

則爲訓詁第就其字之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

比興而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傳詩多古文其

釋詩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嘗卽關雎

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也淑善述匹也之類詁之體也

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傳之體也而餘可類推矣訓故不可以該傳而傳可以統訓故故標其總目爲詁訓傳而分篇則但言傳而已詩譜次序考

毛詩次序當以詩譜爲正今世所傳詩譜與注疏本先後次序異者二一以檜鄭爲一譜一以王風居幽後今案檜滅於鄭而居鄭前以合爲一譜與邶鄘之先衛無異此可據鄭譜以正注疏本之誤者也至以王居幽後孔疏謂其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但考鄭志答張逸云以周公專爲一國主上冠先王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是鄭君亦以幽居風末未嘗以王退

雅前此可據鄭志以證詩譜之紊者也

詩譜逸文考

後漢書鄭康成傳敘所著有毛詩譜釋文序錄載鄭元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求隱蓋康成作詩譜徐整遵暢厥旨太叔求又表其微意而謂之隱猶漢志春秋家有左氏微鐸氏微也而隋經籍志載毛詩譜三卷云吳太常卿徐整撰又載毛詩譜二卷云太叔求及劉炫注撰蓋撰述之義非謂詩譜爲徐整作也注卽隱之類耳孔疏以二劉爲本今詩譜正義當卽採劉炫之注而引伸之鄭譜原本至宋已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於絳州取孔氏正義所載詩譜補之然考諸書所引尙有在今本

詩譜外者如釋文序錄克傳魯人孟仲子注引詩譜云
子思之弟子長卿授解延年注引詩譜云齊人關雎釋
文引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
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更足成之皆正義本所無
而國風正義引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
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維天之命正義
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又引譜云子思論詩於穆
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今正義本詩譜亦無之竊意
鄭君詩譜別有諸家傳授次序一篇而正義失載因逸
之耳後漢書罷國志右扶風梅邑有幽鄉注引詩譜又
有劉邑潁川魏有嵩山注引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

皆在正義本詩譜之外至大序正義引詩譜云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周南召南譜正義引譜云天
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又引譜下文云路寢之
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皆當爲周
南召南譜之逸文又擊鼓正義引譜曰刺怨相尋由儀
正義引鄭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
義亦無鴻雁正義引譜曰文王巡守述職文王正義引
譜云以秣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
日殺紂天作正義引譜云叅訂時驗是今本詩譜所無
而正義引之者甚夥似孔氏亦嘗見詩譜全文而今本
實有闕逸也徐整詩譜暢今亦不傳釋文序錄引徐整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
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以
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
故不列學官又引漢書儒林傳授同國貫長卿注云徐
整作長公蓋皆徐整詩譜暢逸文之僅存者是亦斷壁
殘圭之可寶貴已若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曲沃注云
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
所謂注者未知其爲太叔求之隱抑爲劉炫之注歐陽
公詩譜補亡後序謂絳州所得詩譜殘本其文有注而
不見名氏則固已無可考矣

十五國風次序論

孔疏云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
久遠難得而知欲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
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
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
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
什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
先采先采後作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歐陽永叔詩譜
補亡後序曰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
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
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
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

唐秦鄭魏魯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豳秦魏唐陳檜魯此孔子未刪詩以前周太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
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今按歐陽公
所言周太師樂歌之次第蓋據左傳季札觀樂而言而
鄭譜次第誤以王列豳後竊謂國風次序當以所訂鄭
譜爲正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也其先
後次第非無意義但不得以一例求之蓋於二南邶鄘
衛王可以見殷周之盛衰焉二南周王業所起也邶鄘
衛紂舊都也王東遷以後地也首二南見周之所以盛
次邶鄘衛見殷之所以亡次王見周之所以始盛而終

衰也於檜鄭齊魏唐秦可以規春秋之國勢焉春秋之初鄭最稱強檜則滅於鄭者也故檜鄭爲先鄭衰而齊桓創霸故齊次之齊衰而晉文繼霸魏則滅於晉者也故魏唐次之晉霸之後秦穆繼霸故秦又次之若夫陳曹幽則又詩之廢興所關焉陳滅於淫曹滅於奢而幽則起於勤儉者也以陳曹居變風之末見詩之所以息以幽風居周雅之先見詩之所以興至幽之後於陳曹則又有反本復古之思焉大抵十五國之風其先後皆以國論不得以一詩之先後爲定也邶鄘滅於衛檜滅於鄭魏滅於唐皆附乎衛鄭唐以見又以見一國之廢興焉不得以國之小大爲定也而采得之先後載籍無

徵其不足以定次序更無論矣

風雅正變說

風雅正變之說出於大序卽以序說推之而自明序云風風也教也又云上以風化下蓋君子之德風故風專以化下爲正至云下以風刺上風沈重音福鳳反讀如諷云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蓋變化下之名爲刺上之什變乎風之正體是謂變風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此兼雅之正變言之蓋雅以述其政之美者爲正以刺其政之惡者爲變也文武之世不得有變風變雅夷厲宣幽之世有變風未嘗無正風有變雅未嘗無正雅也蓋其時天子雖無道而一國之君有能

以風化下如淇奧緇衣之類不得謂非正風也宣王中興雖不得爲聖主而有一政之善足述如車攻吉日之類不得謂非正雅也風雅之正變惟以政教之得失爲分政教誠失雖作於盛時非正也政教誠得雖作於衰時非變也論詩者但卽詩之美刺觀之而不必計其時焉可也

周南召南考

詩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考帝王世紀岐山南有周原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此周召采邑之分地也周召分陝以今陝州之陝原爲斷

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

周公主陝東召公

主陝西乃詩不繫以陝東陝西而各繫以南者南蓋商

世諸侯之國名也水經江水注引韓詩序曰二南其地

在南隄南陽之間

楚地記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隄吾鄉胡徵士度曰案漢南隄

今湖北荊州府荊門州及襄陽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北境至汝也曰漢廣江永者其西至漢南至江也召南之詩曰江汜者其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隄也大約周南有南隄之東而東至南陽召是韓詩以二南為古國名南有南隄之西而西至巴蜀

矣史記夏本紀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氏潛夫論亦

作南男南古同音假借通用

左傳鄭伯男也外傳作伯南

南氏即男

氏耳逸周書史記解昔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

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

路史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

分後有南仲說本周書

是為古二南分國之由周召二公分陝蓋

分理古二南國之地故周召各繫以南竊疑樂記四成

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

今本樂記無陝字此從詩

正義引及史記樂書

文正相連所謂南國當卽二南之國謂疆理

南國使二公分治之其屬周公者爲周南屬召公者爲

召南故下卽繼以左周右召周召皆爲采邑不得名爲

國風故編詩必繫以南國之舊名也呂氏春秋音初篇

塗山女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

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註南音南方南國之音蓋以南

爲古國名故於南方下更繫以南國也云南音者蓋猶

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皆繫以國名也云

周召取風者蓋二公分治南國之地因取南國之音以

爲風猶衛之兼有邶鄘因取邶鄘之音以爲風也又接
小雅以東有西有南有北有對言惟周南獨言南有樛
木南有喬木者皆指南國而言與論語言周有八士相
同又論語南人有言曰孔注南人南國之人不言南方
而言南國揚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以
二南與衛並稱皆南爲南國之證毛傳泛指南土南方
竝失之四書釋地序引商邱宋肇以南爲國名與予說
畧同

二南后妃夫人說

周南序言后妃召南序言夫人孔疏謂一人而二名各
隨其事立稱其說非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稱后妃召南

諸侯之風故稱夫人皆泛論后妃夫人之德故周南關雎序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葛覃序云則可以歸安父母卷耳序云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召南鵲巢序云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采芣苢序云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皆泛言其德必如此而後可未嘗言及大妯也卽鄭君詩譜歷舉大姜大任大妯之德言周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故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亦第言周家世有婦德未嘗專美大妯也詩譜又云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正是泛指后妃夫人言之后妃夫人皆泛言故召南序又由夫人而言及大夫妻亦謂

大夫妻之以禮自防能循法度者皆當如詩草蟲采蘋之所歌耳若以后妃夫人爲指大妃則所謂大夫妻者又將何指乎周南漢廣汝墳序如言文王之化召南甘棠行露以下序始言召伯之教文王之政至序言后妃夫人則並未言及文王何得謂其專美大妃乎讀詩者惟以爲后妃夫人之詩不必實指后妃夫人爲何人可也

豳雅豳頌說

周官籥章掌土鼓豳籥又言中春吹豳詩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國祭蜡則吹豳頌豳雅豳頌之名始見於此後鄭註以豳雅豳頌皆指七

月詩於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註云七月又有于耜
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
女之正於國祭蜡則吹豳頌註云七月又有獲稻作酒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
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至七月詩箋於女心傷
悲殆及公子同歸箋云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於十月穫稻三句箋云旣以鬱奠及棗助男功又穫稻
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於躋彼公堂三句
箋云飲酒旣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與籥章註小異
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者而鄭君獨謂七月
一詩兼備三體先儒嘗駁之矣謹案籥章以掌籥爲專

司故首言豳籥先鄭謂豳籥豳國之地竹其說非也禮記明堂位土鼓韋籥伊耆氏之樂也蓋籥後世始用竹伊耆氏止以韋爲之豳籥卽韋籥也郊特牲正義謂伊耆卽神農籥章祈年於田祖鄭注田祖始教耕者神農也又言祭蜡據史記小司馬續三皇紀神農始作蜡與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合是伊耆卽神農之證祈年所以祭神農祭蜡亦行神農之禮故仍其舊樂祭以土鼓韋籥籥章旣言土鼓則知豳籥卽韋籥不曰韋而曰豳蓋豳人習之因曰豳籥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也籥章專主吹籥則統下豳詩豳雅豳頌三者皆吹以豳籥也古者風雅頌皆可吹以籥籥章以豳籥

吹豳詩及雅頌故首以豳籥冠之耳觀言逆寒暑吹豳
詩足證惟迎寒暑方以豳籥吹豳詩外此則不吹豳詩
豳詩指七月之詩籥章特言豳詩以別之將以明乎豳
雅豳頌之不爲七月詩也祈年吹豳雅祭蜡吹豳頌蓋
祈年用雅以豳籥吹之因曰豳雅祭蜡用頌以豳籥吹
之因曰豳頌總之觀籥章言祭田祖言祭蜡言土鼓則
知豳籥卽葦籥矣觀籥章首言豳籥而後言吹豳詩吹
豳雅吹豳頌則知三者皆吹以豳籥而雅頌所以稱豳
在是矣觀迎寒暑吹豳詩則知豳雅豳頌之不用豳詩
正不必强分七月一詩以備三體矣

豳非變風說

豳風周公述祖德之詩也太史因述周人頌公之詩以附其後意主於美周公不得以爲變風也以詩序證之序云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豳豈作於王道衰政教失之時乎以鄭譜言之譜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謂之變風變雅豳豈作於懿夷及陳靈之世乎據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主上冠先公之業亦云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是鄭君以豳居風雅之間未嘗遂目爲風豈得謂之變風乎以此推之則鄭君詩譜豳爲變風之說亦未定之論耳或以豳詩作於周公遭亂之時故爲變風然常

樣之詩亦爲閔管蔡作胡不以爲變雅也

王降爲風辨

周官大師教六詩一曰風是風乃詩之一體詩序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亦謂其體有不同耳非謂風爲諸侯之詩雅爲天子之詩也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則諸侯未嘗無雅十五國之風前有二南後有王則天子未嘗無風王風蓋采風畿內其詩合乎風之體故列於風雅兼天下則不以代名風主一國則必以國名十五國之風皆國名也周平王遷於王城故名其風爲王稱其地非稱其爵陸德明謂猶春秋稱王人非也春秋傳季札觀樂

已爲歌王與邶鄘衛爲一例皆以其國名其風詩譜謂
貶而爲風亦非也

王風爲魯詩辨

晁景迂謂齊魯韓三家皆以王風爲魯詩不知所本嘗
卽黍離一詩考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曹
植令禽惡鳥論云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
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說本韓詩是韓詩以黍離爲
周詩矣太平御覽又引齊詩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弟
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劉向治韓詩兼
治魯詩其新序所載與齊詩畧同蓋魯詩說也是齊魯
詩皆以黍離爲衛詩矣一以黍離爲周詩一以黍離爲

衛詩則三家未嘗以王風爲魯詩蓋可知也

邶鄘衛三國考

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引之衛蔡叔引之此以管蔡合武庚爲三監也鄭氏詩譜言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引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皇甫謐帝王世紀又曰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謂三監說與詩譜分國稍異而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則同此以管蔡霍爲三監而不及武庚也謹案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

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
殷臣王尚書據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
則孔本但有霍叔無蔡叔俗本蔡叔二字乃後人妄增
也王尚書又言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爲管叔蔡叔
而無霍叔或以爲管叔霍叔而無蔡叔說詳經義述聞
其論甚確則鄭康成皇甫謐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其
說疏矣又詩正義據尚書大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
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以證祿父之外
更有三人爲監王尚書云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
則監者僅止二人三監當爲二監之訛今按專指監殷
而言則監者僅止二人兼言監殷臣民則武庚亦在三

監之列若如鄭譜及皇甫謐說三叔分監其地則武庚轉無分地矣漢書地志武庚封邶管叔尹鄘蔡叔尹衛皆於經傳無徵據史記周本紀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又曰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是二叔相殷與封國判然兩事管蔡世家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蓋謂二叔俱未就國爲相於殷猶周公封魯而身相周也則管蔡固未嘗分據殷地矣逸周書作雒解云俾康叔宇於殷史記衛世家云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是知康叔封衛卽武庚舊封則知武庚兼有衛地不僅

封邦矣蓋周封武庚於殷實兼有邶鄘衛之地二監別有封國而身作相於殷並未嘗分據邶鄘衛之地也地理志及鄭康成詩譜皇甫謐帝王世紀謂三分其地置三監者皆臆說耳竊考逸周書世俘解云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是紂時已有衛稱說文邶故商邑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邶衛皆商之舊國不因置三監始分其地不得附會三國爲三監也詩邶鄘衛所詠皆衛事不及邶鄘漕邑鄘地也而邶詩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也而邶詩曰苾彼泉水又左傳衛北宮文子引邶詩威儀棣棣二句而稱爲衛詩吳季子觀樂爲之歌邶鄘衛季子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古

蓋合邶鄘衛爲一篇至毛公以此詩之簡獨多始分邶
鄘衛爲三故漢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毛詩故訓
傳分邶鄘衛爲三卷始爲三十卷耳

詩人義同字變例

阮官保擘經室文集進退維谷解曰案谷乃穀之假借
字本字爲穀進退維穀穀善也以其近在不胥以穀之
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
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前人無言之者言之自官保
始今由官保之說考之三百篇中引伸觸類如此例者
甚夥有上用本字而下改用假借字者如王風君子于
役詩羊牛下括之括卽曷其有佻之佻故韓詩於佻訓

至毛詩於括亦訓至

毛詩訓詁爲會會亦至也廣雅會至也

乃上用本字

爲括下則假借借字矣

說文括繫也此括之本義

王風兔爰詩逢此

百懼懼卽羅字之別體故說文無懼字乃上言雉離于

羅下卽改用懼字矣小雅正月詩褒姒威之卽滅字故

毛傳說文竝曰威滅也乃上言甯或滅之下卽改用威

字矣大雅皇矣詩此維與宅宅度古通用書五流有宅

史記作度詩宅是鎬京禮記引作度可證詩意蓋言天

始維四國是圖度今乃西顧我周維此是度也乃上言

爰究爰度下卽借宅作度矣有下用正字而上改用假

借字者如召南草蟲詩嘒嘒草蟲卽爾雅草蟲負蠶也

乃下言趯趯阜螽上卽借螽爲螽矣小雅蓼莪詩母兮

鞠我鞠卽育字之假借乃下言長我育我上卽假言鞠
我矣小雅信南山詩維禹甸之據鄭註甸祝云甸之言
田說文田陳也陳治也是甸卽田也乃下言曾孫田之
上卽假言甸之矣大雅行葦詩舍矢旣均謂均齊也乃
下言旣均上言四鍤旣鈞卽假用鈞字矣大雅抑詩四
方其訓之與四國順之句法一類釋爲訓教則不詞據
書是訓是行史記作是順知訓卽順之假借蓋因下言
四國順之上乃假訓爲順耳又有一字則用其本字兩
字竝用則改用俗字如大雅抑詩無言不讎鄭箋以售
釋之讎卽售之本字漢高飲酒讎數倍是也至邶谷風
詩上旣云反以我爲讎則下賈用不售卽改用售字以

別之不得以說文無售字而遂疑爲後人妄改也三百篇中有類此者均可由是說推之矣

鄭箋多本韓詩考

鄭君箋詩自云宗毛爲主其間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以今考之其本於韓詩者尤夥如君子偕老詩邦之媛也箋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與韓詩媛作援訓爲助合鵠之奔奔詩箋云奔奔疆疆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與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合相鼠詩人而無止箋云止容止與韓詩止節也無禮節也合揚之水詩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與韓詩外傳引詩彼已之子合青矜詩子甯不嗣音箋云嗣續也女會

不傳聲問我與韓詩嗣作貽云貽寄也曾不寄問也合
敝笱詩其魚唯唯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韓詩作遺
遺言不能制也據玉篇遺遺魚行相隨是知箋行相隨
順卽韓詩遺遺之義也衡門詩可以樂饑箋云饑者見
之可飲以療饑據韓詩外傳引詩可以療饑說文療治
也或作療是知鄭箋療饑卽本韓詩療饑也車攻詩東
有甫草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據韓詩東有
圃草是知箋圃田之訓卽本韓詩圃草也十月之交抑
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據韓詩云抑意也是知箋讀抑
爲噫卽本韓詩抑意也信南山詩維禹甸之箋云禹治
而邱甸之據周官稍人邱乘注乘讀與維禹甸之隙同

疏引韓詩作敝云乘也是知箋訓邱甸卽本韓詩敝乘之義也抑詩用遏蠻方箋云遏當作剔剔治也據泮水詩狄彼東南韓詩作翳云除也是知箋剔治之訓卽本韓詩翳除也天作詩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箋云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據韓詩薛石傳彼有往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是知箋讀岐有夷之行爲句本韓詩也酌詩遵養時晦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據韓詩外傳引詩遵養時晦言相養以至於惡也是知箋老惡之說亦韓詩也蓋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故其箋時多本韓詩之說使韓詩具存其可考者當不弟此亦有韓詩不存而可

知其說本韓詩者如斯干詩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嚳
嚳覆也與鄭注大司徒媾宮室謂約桵攻堅風雨攸除
各有攸字義同字亦覆也有瞽詩應田縣鼓箋云田當
作輶與明堂位注引周頌應輶縣鼓同其說皆本韓詩
蓋鄭君注禮多本韓詩是知箋詩與禮注同者亦韓詩
也漸漸之石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其道里長遠
邦域又勞勞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謂勞勞當從遼遠
之遼與劉向九歎山脩遠其遼遼兮同劉向所述多韓
詩是知箋說與劉向同者亦韓詩也至匡衡傳云陳夫
人好巫而民淫祀說本齊詩而鄭君詩譜亦云大姬無
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谷永傳

引詩艷妻作閭妻又云抑褒閭之亂顏師古註謂刺厲王說本魯詩而十月之交鄭箋云當爲刺厲王作正本魯詩之說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而揚之水箋亦曰繡當爲綃是知鄭君非不兼採齊魯二家之說要不若韓詩是從其師說爲最多耳又按澤陂詩有蒲與蘭箋云蘭當作蓮此正本韓詩傳蘭蓮也爲訓蓋韓詩蘭蓮也以釋詩有蒲與蘭非釋詩方秉蘭兮今釋文於潦消詩引韓詩蘭蓮之訓誤矣

毛詩古文多假借考

毛詩爲古文其經字類多假借毛傳釋詩有知其爲某

字之假借因以所假借之正字釋之者有不以正字釋之而卽以所釋正字之義釋之者說詩者必先通其假借而經義始明齊魯韓用今文其經文多用正字經傳引詩釋詩亦多有用正字者正可藉以考證毛詩之假借如毛詩汝墳怒如調饑傳調朝也據韓詩作惻如朝饑知調卽朝之假借也毛詩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也據韓詩作何彼莪矣知穠卽莪之假借也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據韓詩作能不我狎知甲卽狎之假借也毛詩小綰是用不集傳集就也據韓詩作是用不就知集卽就之假借也毛詩文王陳錫哉周傳哉載也據春秋傳及國語皆引作載知哉卽載之假借也毛詩

大明倪天之妹傳倪磬也據韓詩作磬天之妹知倪卽
磬之假借也凡此皆毛傳知其爲某字之假借卽以所
假借之正字釋之者也如毛詩葛覃害澣害否傳害何
也據爾雅釋言曷盍也廣雅曷盍何也是知害卽曷之
假借傳正以釋曷者釋害也采蘋于以湘之傳湘烹也
據韓詩作于以醵之是知湘卽醵之假借傳正以釋醵
者釋湘也毛詩甘棠勿剪勿拜傳拜之言拔也據廣韻
引詩勿剪勿扒云扒拔也是知拜卽扒之假借傳正以
釋扒者釋拜也毛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據韓詩
作如有殷憂說文慙痛也是知隱卽慙之假借傳正以
釋慙者釋隱也毛詩巧言聖人莫之傳莫謀也據爾雅

釋詁謨謀也說文謨議謀也是知莫卽謨之假借傳正以釋謨者釋莫也毛詩四月百卉具腓據爾雅釋詁腓病也邢疏及玉篇俱引詩百卉具腓是知腓卽腓之假借傳正以釋腓者釋腓也毛詩大田以我覃耜傳覃利也據爾雅釋言剡利也郭註引詩以我剡耜是知覃卽剡之假借傳正以釋剡者釋覃也毛詩皇矣求民之莫傳莫定也據爾雅釋詁嘆定也是知莫卽嘆之假借傳正以釋嘆者釋莫也抑詩有覺德行傳覺直也據爾雅釋詁格直也緇衣引詩有格德行是知覺卽格之假借傳正以釋格者釋覺也毛詩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也據說文識嘉善也引詩識以謹我是知假卽識之

假借傳正以釋誤者釋假也毛詩載芡有略其邦傳略利也據釋文云字書作𦵏爾雅釋詁𦵏利也是知𦵏卽𦵏之假借傳正以釋𦵏者釋𦵏也毛詩元鳥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據韓詩作九域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有二字通用是知有卽域之假借傳正以釋域者釋有也凡此皆傳知爲某字之假借而因以所釋正字之義釋之者也

毛詩各家義疏名目考

孔仲達毛詩正義序云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
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今考隋書經籍志載列毛
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注云何允撰亡又載舒瑗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蓋國子助教劉炫毛詩述義四

十卷而全緩劉軌思劉醜劉焯所著詩疏皆不存其目

隋志別載毛詩義疏二十卷又十卷又十一卷又二十

八卷均標曰毛詩義疏而不載撰者姓名或出於全緩

諸家作志時已莫可考也唐志藝文志惟載劉炫述義

三十卷較隋志已少十卷而諸家詩疏卷數益無考矣

北史儒林傳敘云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北史

傳言有毛詩序義一卷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

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

之門二劉謂劉敬和劉軌思也北史劉軌思傳言軌思

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而劉焯傳言焯少與劉炫

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是劉軌思之詩學出於敬和而
劉焯劉炫又皆學於軌思者也南史陳書皆有全緩傳
南史但言治易陳書則言其專講詩易是全緩劉軌思
劉焯所著詩疏卷目雖無可徵而其傳詩源流猶可考
見惟劉醜則南北史六朝書均不詳其人徒藉孔序以
存其名耳

魏晉宋齊傳詩各家考

陸德明經典序錄言魏太常王肅述毛申鄭又載王肅
注二十卷今考隋經藉志於王肅注毛詩二十卷外載
有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二卷唐藝文志於王注毛
詩二十卷外亦載有雜義駁八卷卽隋志毛詩義駁也

不載毛詩奏事蓋隋志存者唐已亡逸也至王肅毛詩問難二卷隋志所注亡者不識唐志何以仍列其目也序錄言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不載其書卷數今考隋志毛詩駁一卷注云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荅問駁譜合八卷而唐志載王基毛詩駁五卷較隋志多四卷毛詩雜荅問五卷較隋志少三卷又有雜義難十卷則隋志所無也序錄言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刺史從事陳統難孫申鄭又載孫毓詩同異評十卷不載陳統書目今考隋唐志均載孫毓毛詩異同評十卷與序錄同隋志載陳統難孫氏毛詩評四卷唐志所載亦同

至陳統毛詩表隱二卷則隋志注亡而唐志仍列其目者也序錄言宋徵士鴈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齊浦國劉瓛並爲詩義序今考隋志載有宋通直郎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瓛等撰毛詩序義疏一卷注云梁有毛詩序雷次宗撰亡梁有毛詩篇序義一卷劉瓛撰毛詩雜義注三卷亡惟周續之所著詩義序不見隋志據鄭氏箋標題下釋文云續之釋題已如此是德明固嘗見道祖書者而顏氏家訓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并引續之毛詩音則續之書唐時猶存不知隋志何以失載耳序錄又載謝沈注二十卷江熙注二十卷隋志注所載卷數正同注又載毛詩義疏十卷謝沈撰三書竝注曰亡

則其書失傳久矣